

路史金本

餘論

二十一
止

リ 8
2217
29



門 8 伊
號 2217
卷 20



重訂路史餘論目次

宋 廬陵 羅 泌著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

原尸

鑾車

舜帝無為

路史

餘論八卷目次

十一

禹臯戒舜

賡歌

堂上

舜為法于天下

有天下而不與

右計十首

重訂路史全本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泌

輯

吳弘基

仁和

全訂

臨海

陳函輝

閱

羅明謙

即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即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為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

按漢文帝
信新垣平
之言再稱
後元自後

各史

徐命卷之八

武帝更十
數紀元感
代皆然。又
觀長曆云
秦惠文十
四年更為
元年。其謬
不始於漢
文矣。又晉
惠大安二
年。長沙王
又事敗成
都王穎改
年為永興
是一歲而
二號。齊博

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為用也。至我坤元。萬物資生。此
地之所為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
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為元者。以其德於是
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為用。爾。古之君子。必即位逾年
而後改者。將以重。遽。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為今始。也
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
政。所以必書即位之年為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
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

林王改元
除昌海陵
王改元延
興。明帝改
元建武。是
一歲而三
號。史冊書
法混淆真
正。

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
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願可不自謹其所始
與。

楊升菴曰。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
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畫去其元字而書景雲。
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
止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公在其

中。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三君也。不終則忘孝。不始則無本。一年二君則民聽惑。故善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原尸

於祭有尸。見君子氤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為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群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

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

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尸則設主，尸內之西，竈于門外之

東。中雷，燔下門則于門左，樞而鞅，在門外之西，皆三祭既徹而後陳，相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

中雷乃中庭，檐留，今俗所謂檐神，說為室神，非也。

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

裕於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

無虛立。滕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

主無尸。犯輟為壇，菩芻棘柏為神主。亦有尸焉。故坊

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

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設爵則七

尸七廟矣，裝爵主尊，故不酢，副。

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

之南為在尸上。今之象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

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

以桑練而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有重

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

祭，有尸無主。蓋禘則有主而不禘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菴，聖

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

宇宙大疑
誼云：謬哉
告祭之有
口而以孫
為之孫為
之其父此
而曰明子
事父道，詎
非菴夷之
道哉。

衛孔悝反。而西國。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宜有主。大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可王澤。遂以謂大夫士宜通立主。豈識聖人之意。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裘冕而士師逆尸者。亦裘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為尸。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言登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

延帝尸。稷尸。從之。而公羊氏白。帛通五經異義。俱以

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

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尸。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流

人可知。白帛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

已。豈係于有形無形哉。鳧鷖。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

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為宗廟。二為四方百物。

三為天地。四為社稷山川。五為七祀。則成周之世。大

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侯之境内

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

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紀君執圭瓚裸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無後必厭，為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凡二尸，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為尸，坐不拜，手不脫屣，屣嫌燕媿也。附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

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為人子者，不為他人尸。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為尸。諸侯則求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昭穆同也。成氏云：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莫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為已父之尸。諸侯不以已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已嫡為已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為尸。司寇士師，以法殺

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歸祝隋
冢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既尸小
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
則佐大祝贊泚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
尸及王盥泚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壘人供鬯以鬯
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巡其
出入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一
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

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儻
明日而祭祥去要絰而筮尸練則繩屨大祥則吉服
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
為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為天子
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
為君尸者并
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所以為尸
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驛過者趨
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尸之
為用重矣大夫為先君尸在廟門外則起於臣子在

各文

徐倫卷之八

七

廟中則全于君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迎尸於戶外。尸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坐。按祭君獻尸。尸裸之。后酌璋瓚。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几。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妥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為賓者。飲五。

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群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酬。武筭尸。稷君與四。卿餽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又執柄。夫人受尸執豆。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酹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

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祀坐之。飲坐尸。無事亦然。周曰於殿。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設爵而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故饋食以熟。迨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膳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必求之於地也。於。祓於彼乎。

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禪。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蓋。有。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大。也。火。生。無。形。曰。物。顯。焔。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曰。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為。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血。為。盡。而。火。之。盡。者。為。燼。氏。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齊。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氣。氤。縕。渺。間。而。已。矣。白。虎。義。曰。祭。

祭之日人
至後然必
有見乎其
仁周旋出
尸肅然又
有聞乎其
容聲出尸
而聽愾然
必有聞乎
聲嘆息之

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乃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且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為之節。及乎酌盞。啐尸有至。沾醉。旅酬降斝。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依

每秋祠祀。則里之羨鬢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元書文成。乃以為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豕之肖者為尸。祭之為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右更謂古又質樸。華夷同俗。故有人狗死。祭立尸

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
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
以盡言邪。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戴禮曰
升車則自
鸞和之聲
是以非特
之心。無自
以也。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為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
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
所以和心而養氣者。豈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衡。兵車
在臚。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頭有錫。旅首有鈴。
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
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

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鈎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后氏曰鈎車鈎車者，先正也。蓋四其輿，前謂之鈎，命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以鈎，肇釋司馬之鈎車誤矣。山車，垂鈎，伊古之瑞，此鈎其轅，非鈎車也。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操治而自負曲，故言垂句。

舜帝無為

為治有序

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關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覲群后，協時同律，修禮詢岳，命摛攷績，其為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為清虛，放蕩汗漫，而不可繫者，于是滄洋恣肆，禮法之外，絀是非，遺成敗，聽其雜糅，而任其所自為，權柄綱條，一切委

各史

余論卷之八

十一

置不之或首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為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拂，豈其不事事哉？汝翼，肱也，汝為，股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稷播百穀，高司徒敷五教，陶為士理庶獄，垂為工利。

器用。益為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為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既又大陸既作，則惟食之為急。故次命稷，冒斯可教。故次命禹，徒善不足以為政。故次皋陶，而其化以大行。於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

又次之。獲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尤防乎壅。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治故卒命龍為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壅。一得禹而地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於中。得稷而蒸民粒。得高而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袵鼓琴。端拱一堂之上。而天下治。豈其不有為哉。不自為耳。故曰無為而治者。非無為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肩為也。故用歌曰。陟天

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為。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為。汝翼。汝明。汝聰也。豈若是蔑禮節。隳刑體。而自放於繩準之外歟。昔者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地以生物為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為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為。亦非皆不可以無為也。有為者商賈之事。而無為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

為無為影
子大都為
之極商賈
而止無為
之極佛老
而止然一
身之外無
餘力故不
足以術治
也

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
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我
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
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
為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揚子法言或問無為
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
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

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
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
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
也下必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
下有為也上必無為也是上與下同德上與下同
道則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
用此皆不易之道也

禹臯戒舜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乎曰知知為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皋陶矢謨曾微高
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
言也政之文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巳此帝之所
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
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適之言
有不察也而况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為艱也

禹臯戒舜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乎曰知知為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皋陶矢謨曾微高
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
言也政之文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巳此帝之所
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
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適之言
有不察也而况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為艱也

在廷之英。有不舉也。而况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
以為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况九
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為報也。忘賢自與。而群且
不可虐。况於無告。此不虐無告之所以又報也。有能
奮庸。不能無廢。况於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報
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
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巳。所謂惟帝時克
者。願不謂克報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

吳艷卷曰
數者之合
歸曰中天

亦。撫。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為。尚
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其。才。
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
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
又。有。其。德。而。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
矣。渡。何。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
勉。其。為。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報。
及其。以。為。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

卷八

徐倫卷之八

七

禹益之為臣於。是盡矣。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孔氏以為益之美。堯不然。夫

舜既立。則群臣之稱帝者。皆指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帝光天之下。皋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益六謂堯為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

厚云。此美舜也。目舜歸美于堯。故益六歸美于舜。其說為是。

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為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為不少矣。果何益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

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
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
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
良而後眾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
墜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在。英賢在故天下

舜戒禹曰
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
成王曰其
明其朋言
慎所與也
蓋人離而
聽之則愚
合而聽之
則聖書曰
庶言同則

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
理然也。雖然帝之歆先股肱而皋陶之歆則先元首。
何邪。蓋有為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為之臣每憂
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
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
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
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
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

釋此君臣
作歌相成
言同釋義
之道也

出。不。忘。乎。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劉勰曰。元首載歌。既散吟咏之志。益稷陳謨。公垂
敷奏之風。觀其二文。解達而已。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是非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為序有不倫。
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為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
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遂有其德。
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
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群
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請。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
而鳥獸賡賡。再變而鳳凰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

周禮大司
樂以致鬼
神示以和
萬國以諧
萬民以安
賓客以悅
遠人。以作
勳物

樂率舞。此近者聞而舞。兩鳥獸。瑤瑤則遠者且興。怒
至於鳳凰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
之入於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子憂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
鏞。以間。鳥獸。瑤瑤。籥。九。成。鳳凰。來儀。斯亦妄改。聖
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
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

董思白曰
聞聲之道
有如目擊
可謂音理
有爛。

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
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與。詳。近。略。遠。亦。紀。載。之。法。
然爾。

周禮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變
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
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
毛物。及墳行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
象及天神。

徐倫卷之八

南風之詩

步騫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解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生養於已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

揚升菴曰
只明無怨
泣之事無
二歌樂之

以為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
乃以為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
關夢舜名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
書至注于田豨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豨
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
知答傳聖人之意願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

意已于山
然未屬

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子歸清絃蕩蕩
之化子繇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
鼓琴為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
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子曰。吾欲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夏禮。吾國。吾西。其未也。則吾欲。

舜為法于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迄。無。異。心。吾。心。之。所。
 存。即。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即。後。世。之。視。效。也。
 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
 不。能。遺。者。豈。它。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
 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是。故。致。察。於。此。心。者。有。
 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即。其。所。以。形。之。
 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

論語
卷之八
三十一
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之於彼者。斯厭弃而不繼矣。昔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於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後。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冒。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為。不。少。矣。而舜為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在。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

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理之契於人心者也。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歟。

陳明卿曰。無為而治。蓋已盡矣。此以為法。補前篇之餘。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履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璫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帝於代而立之。帝之初被詔也。謀之群臣。又使宋昌

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
即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
者。為可以託天下。若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
五里。從騎踵死于道。烏足以有天下。

黃石齋曰。兩帝不與。初。適如無為。度量。非有加也。
寫得澹脫。令人遠會。

路史餘論卷八後

重訂路史餘論目次

宋 廬陵 羅 泌 著
明 仁和 吳 弘 基 訂

卷之九

鹵王母
黃陵湘妃
女英臺
鄧至爰劍

路史 餘論九卷目次

黃熊 夏后紀

啓母石

無支祁

四載

九藪

奠高山大川

右計十首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泌 輯

吳弘基

西湖 金堡 閱

仁和

張曾法

全訂

西王母 玉環 玉瑄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為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瑄。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珎。集仙錄

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投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為十二。復獻白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綏耳貫胸。民獻珠緌。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沅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

王七等。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爾。大曆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李卓吾曰。未斷勁絕。非薄邃古。所以約天下之耳目。

黃陵湘妃
 虞帝子也。歷世
 以為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對始。癸灶氏。虞帝
 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灶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
 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
 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為堯之二女。
 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為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灶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
 以為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對始。癸灶氏。虞帝
 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灶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
 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
 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為堯之二女。
 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為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

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後從。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為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即以為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為夫人。當為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為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六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摠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願孰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

冢。既各它。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虞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感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罔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為虞帝之二女。復何疑邪。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凌不知位既久。禪匪凌陟方之事邪。黃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為非。然猶以為

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紡
紛失據。以為舜女。蓋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牧私農。鞠盜有嘗。裝商州堯女墓
者。多得大珠。鏤金寶器。王寔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
傳。茂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以玉
璽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為
疑。徵達識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
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
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

之冢在商。則特愛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
卒塋在焉。事允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
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
禮者之妄爾。夫以帝東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
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
非必為滌怪。南陽張澹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
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差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嘉既
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光漢文帝勅治霸
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故魏晉群盜發
掘陵楡。而霸陵獨得不相。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
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闢之中。金玉粲煉。繇此觀之。則
商墓之藏。可理知矣。况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武
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
况商均乎。

史記 卷之九 餘論

... 彭者舒治之沒也 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沒魏 故寰宇記鄧至羌叙云 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 沒魏 孝文封甘松縣子 然至嘉誠縣叙 乃以彭為治 之子 按沒魏紀太和十七年 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

鄧至 爰劍 後秦

沒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普水羌也。自稱鄧至王舒彭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寰宇松州引舒彭者舒治之沒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沒魏。故寰宇記鄧至羌叙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沒魏。孝文封甘松縣子。然至嘉誠縣叙。乃以彭為治之子。按沒魏紀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

舊朝貢。以位授舊。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為名不同。在元和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彭為治之子。未詳何據。恭帝初。其主擔術。目亂來奔。始有其地。爰劍者。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於西戎。為羌首。秦厲公時。有無戈爰劍。爰劍為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今種有。蹇牛種。白馬種。參狼種。蹇牛種。越嵩羌也。白馬種。廣

羌也。參狼種。武都羌也。與苗浚異。景帝時。研種留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故安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於涼州部。牛部為之。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為十七種。忍九子。研。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罕之間。居河北大九谷。四世孫填。良益貧。牧先零。良良。卑。滿。侵。甚為所敗。良孟盛。奪榆中。居復強。生岷。滇。虞。即滇吾。生東吳。迷吾。豨吾。浚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收怨羌。復振滇零。大掠漢。豨天子。遷那。內

附漢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七仲襄長。是為後漢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縣陘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熊鼈。孔穎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熊鼈。何繇入寢。若以夢化。為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縣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為二物邪。人自為爾。竊按熊亦熊屬。非指熊鼈。而熊能六並音。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是也。故程晏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

陸仲昭曰
孝子足不
履影。

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為之凡有為也。然於雜
記更謂化為玄魚。其大千尺。故鮪之字從玄。從魚。不
知鮪。鮪。禹父而鮪。鮪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跡川。道
岳。通。日。月。之。下。惟。不。殘。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鼉。龜。為
梁。逾。峻。嶺。則。神。龍。為。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五。說
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遠
極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為鮪之初
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侯疾

偶當自衰。故子產目以言之。後遂以為信爾。又按瑣
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侔矣。
大氏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為黃龍入門。益為
昏聽。

啓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說者以為夏后生而母渡為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業李彤隨巢王桐王韶竇莘等。皆云啓母。歷代崇祀。亦以為之啓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

各史

余論卷之九

各史

餘論

啓母石。伏云啓母化為石。啓生其地。在嵩北。有少
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母之姨。而偃師西二
十五。復有啓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轅轅。塗山欲
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為熊羆
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
啓。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跡聖河夫
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乃桐汭志。謾錄等。故
記以為大禹之化。歟。有繇矣。雖然。啓母之廟。顧野王

盧元明等。又以為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妊
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開母
祠。則又疑后母矣。悉載傳訛。故得而為之說。

休眉公曰
啓母黃能
諸篇序片
森。戰。心
古。嶽。離。境
且長於卸
既凌馭。唐
又惟可之
為伯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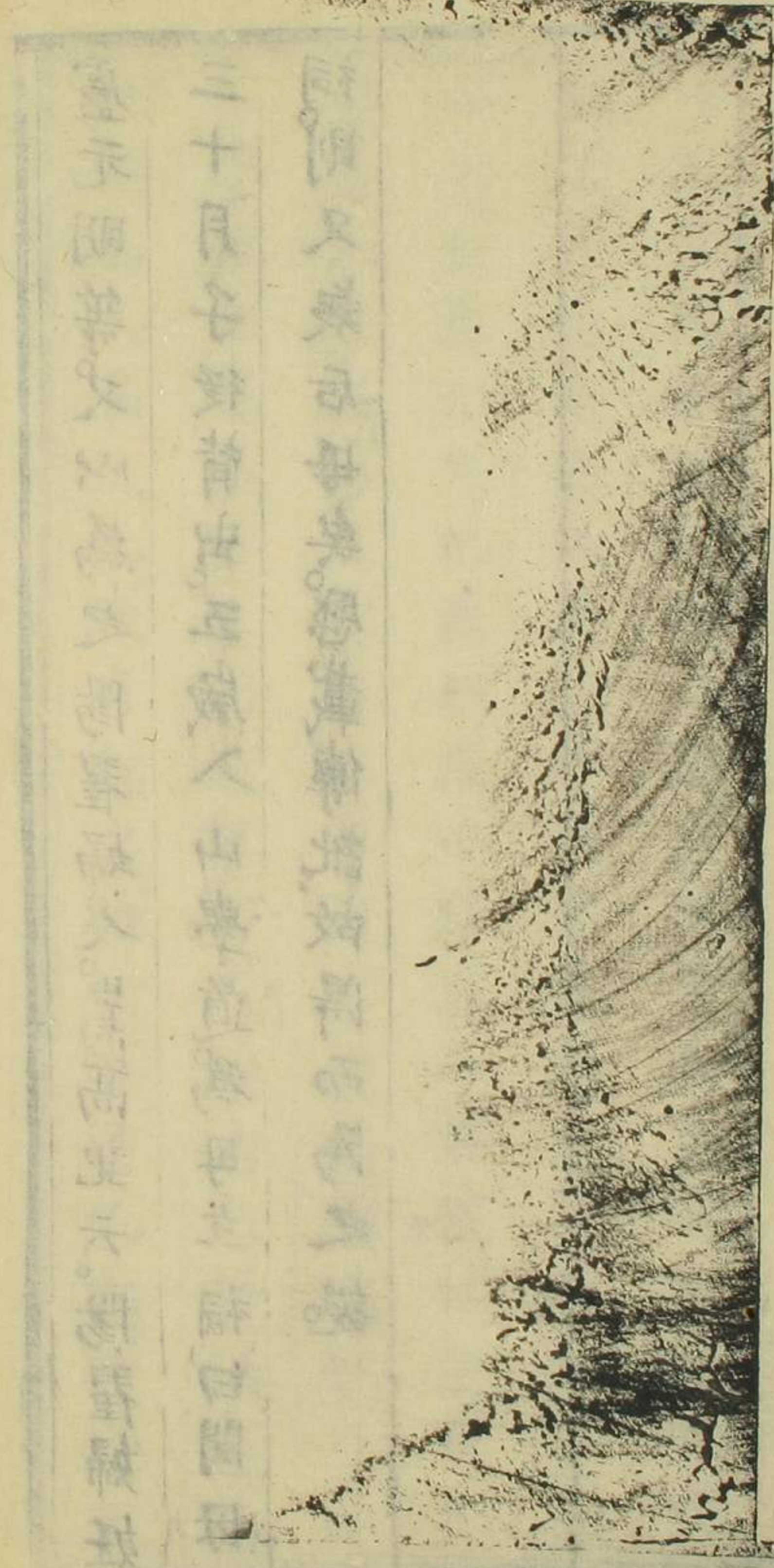
無支祁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
文。陸築帟豹。水制蛟龍。截邪檢兇。以成汝功。目授上
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
九州。天錫玄圭。以為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
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
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之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
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

各史

余命卷之九

十三



路史

餘論

十二

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踰米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相等於君長。稽首請命。禹曰。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雲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鳴脾桓。

胡木魁水靈山妖石怪奔踰業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頌瑣大械鼻穿金鈴。從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為泗川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為佛事。現化此土。如李筮之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曰其所貴。舟車楯肆窮廬。固有
 所宜也。許氏以為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坵地宜
 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
 山橛。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橛。山乘橛。尸子作橛。集
 韻同為祖芮切。舊亦音橛。而橛乃音鞠。故河渠書。溝
 洫志皆云泥蹈橛。書言山即橋。而志言山即楫。諸儒
 皆以橛為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橛為橛爾。按許說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曰其所貴。舟車楯肆窮廬。固有
 所宜也。許氏以為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坵地宜
 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
 山橛。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橛。山乘橛。尸子作橛。集
 韻同為祖芮切。舊亦音橛。而橛乃音鞠。故河渠書。溝
 洫志皆云泥蹈橛。書言山即橋。而志言山即楫。諸儒
 皆以橛為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橛為橛爾。按許說

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標。澤乘軻。為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掇。行山乘標。行沙乘軻。標與櫟同。力追切。軻與楯同。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櫟非輶也。字軍音掇。險所乘者。書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標與楬同。蓋即標也。當讀如濟。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為疊。其作楬者。殆楬之轉。然禮韻直收櫟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輶。則又合櫟。楬為一矣。集韻作輶。而以楬同之。暴。暴固舉食之具。

爾。如淳云。櫟以板置泥上通行。楬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楬。二物蓋皆車類。竊詳其制。櫟當如蘇公荻馬之法。而標則軻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輦輦人輦車駕輦上為藩。藩營輶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輦為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輶。軸大夫以上以輶。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焉。輶車庫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即其制也。孟服謂木輶形

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為直轆車。一作輦。而應謂
榻。或作標。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
為履與板矣。楯執標撮。是為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
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鬻。鬻於說者為乃鳥
反。茲又異矣。

九藪

按爾雅十藪。曾有大野。音有大野。秦有揚陸。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陟。乃為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陟。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

按爾雅十藪。曾有大野。音有大野。秦有揚陸。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陟。乃為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陟。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

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繇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以海隅何得為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異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教。若從爾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鹿為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為甫田。獫養為奚。則自異爾。

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沂山北。○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呂氏所云大照。

一名漚澤。俗云郎城泊者是也。○獫養在長廣徐州縣。○焦護在涇陽北。即鞞口。既田萬頃。

真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繇
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
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為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
濟河為兖州則專以大川為之界荆衡為荊州則專
以高山為之界荆河為豫華黑為梁則兼以高山大
川為之界也兖州東南据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据

水經

余論卷之九

九

此圖之畫意亦與前圖無異口河曰黃河
一曰黃河之流也

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雖州西距黑水。東据西河。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而距黑水。東据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於淮。此所謂莫高山大川也。盖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河為兗州。荆及衡陽為荆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而荆山衡山之陽為荆矣。盖荆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

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攷矣。九州惟莫。無匹。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六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篚多寡。以詔來世。盖前目而後凡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者。亦未必至乎此。楊不言南。青雖之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目錄

餘論

餘論卷九終

重訂路史餘論目次

宋 廬陵 羅 泌著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十

雲夢

汴

敷淺原

三江詳證

各史

餘論十卷目次

一

九江詳證

沈沛

息壤

龍負舟

十日

天門

右計十首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泌

輯

仁和

吳弘基

全訂

臨海

陳函輝

閱

張

頴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為巴丘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

徐文長曰
序地靈賦
秀華有逢
原之樂

朝楚楚子田於江南之夢。却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江。寢於雲中。即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為水所沒。至是而始得為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為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乂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

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為一矣。沈立云。雲即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之公安石首連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為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睢。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為指漢言之。益繆。

汴

字本用坂場帝
惡其從反易之

汴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
大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
其地既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於地上况乎
場汴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為梁州後周曰汴即漢
之漕渠一名葭菘其渠厥利自秦氏後平陰以開灌
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
平帝時河汴久壞其後汴渠東浸兗豫百姓怨歎會

伏官以樂浪王景薦於是詔叢卒數十萬從景修渠隄自滎陽東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渡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是起自兩岨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則與今汴不異也。事六見顯宗紀叢卒乃謂者王吳魏太祖討董卓也從弟洪至滎陽為卓所敗太祖失馬步至汴水涉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逖之將衛策亦破石

勒別軍於汴水厥後桓温將通之以壯伐而不果義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濬舟師伐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而濬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於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蓋堯舜在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八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末所紀是

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於淮泗。達於河者蓋
繇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
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梁。貢
輸之衆必繇四河。自江淮荆湖者。道汴河。自陝西者
道河。三門白波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民河。而京
東者。道廣濟河。蓋趨京都。必以達河為至。此唐虞建
都之本意也。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
河。歲運江淮六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
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豆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
六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萬石。此最登之數。百貨十

倍景德青楊二州不言達河已見於徐充也。充言浮
已減。達於河矣。故於青直云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
河矣。故于楊直云達于淮。泗繇淮濟以達于河也。
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穀洛達河。自汴渚引
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遊幸江都。
築堤蒔柳。號通濟渠。所謂隨河者。特場帝曰。舊而濬
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人爾。坤元錄云。宋武北征。後
復皆堙。大業元年。更令
開道。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游江淮。及
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荆揚益越等州。運漕。及
開元時。齊澣收汴。請開汴之下流。自虹之隨河。至淮

陰北合為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汴不起於隨。蓋可知矣。方楚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穎以為自滎陽下引河水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之官渡水。魏武袁紹相持之處，故蘇軾疑此為汴。謂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為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達淮泗者。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繇。張洎對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渡為下

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滎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敖山，北兼邲之名。煬帝開汴，自為通濟渠，國家惠民。金水五丈清汴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會要史謂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故袁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亦明矣。鄧道元謂禹

塞滌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禹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按滌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于清。水其跡鑿沿毫界真源。丞崔近禕。紕徒開千步中。得一坎。謂是古墳。中若新營。周廣比屋。下有五色螭龍。長丈許。側有鯉五頭。龜兩頭。長一尺二寸。昨長九分。禕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聞滌。滌命移龍置淮。投龜于汴。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為博。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博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音為敷。陽誤為博爾。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為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

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為敷淺原
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博陽川
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汝析敷淺原博陽山
為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尋
陽錄記顏魯公過蒲塘驛辨土俗呼蒲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士人呼漢陽山漢博公音之訛則又以為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驛西數十里惟
有一望夫山。蓋望敷爾。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
十三里。望夫山在德陽縣西北十五里。高一百丈。謂升

此望敷陽也。隨志云。盆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
輿記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為名。然
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
人為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
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為
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
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
博陽山。

同禮職方
氏云楊州
數曰具川
曰三江按
五湖三江
者韋昭注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渠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
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渡以東
迤為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
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
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
浦陽江為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冒以南
中北之名遂與泯漢入滙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

各史

徐論卷之十

九

此江也... 揚州文有三江... 渠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 釋者於是紛紛... 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 而鄭渡以東迤為南江... 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 非中北之江... 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 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 職方三江揚州之川... 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之... 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 自班固冒以南中北之名... 遂與泯漢入滙之文相亂... 故或者疑南松

各史

徐論

非也其源
俱不通太
湖引解三
江既入失
之遠矣

等為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於以泯漢克之故志林
云江於彭蠡分為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
彭蠡即合為一自蕪湖出繇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
何嘗有三桑欽許慎謂江至彭蠡石城而分為二一
為中江今大江一為北江浙江也然浙出於黟至餘
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為
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是一源而三目
豈其然邪夫贛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

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
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
蠡在楚畧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為北
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
謂三江既入於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
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為三流東入
海然謂分於三流則愈踈矣且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雷澤在兗灘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

以為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皆入於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界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於海。蓋本漢志。王安石云。一自蕪湖至陽

羨東入海。一自毘陵東北入海。一自吳縣南入海。二江在震澤上。今堙淺為漕河所限。不入震澤。悉入吳縣。一江震澤所以不足。而吳多水患。此妄意也。茲鄭所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舊濤。雖以為憑。禹之舊迹已變。不可更攷。斯益妄也。震澤在吳縣五十。

賴自豫章入彭蠡。泯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為一。不為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

陳明卿曰
談理致不
可易處便
覺出于理
勢之自然
涇渭証佐
明甚

各自為道如涇渭之分流。流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
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為水入水
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為江為漢而林之奇
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為一
孔蔽於所不見蘇蔽於所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
甚者夫泚自夏口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為二江
亦不辨其孰為漢孰為泚矣况說二江去古未久其
一遽失而徒不之知邪不知二江既入彭蠡雖合為

一而自滙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於入海為說
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既會則自東
陵而畧彭蠡之側東流渡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
混故云東滙澤滙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
中有大江在縣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
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舊自為道也揚州言
三江既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於海則曰流而自為
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汭地南出亦以味別

以今楊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楊子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楊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劭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蘓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為江漢入澤合而更分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楊升菴曰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潛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為北江。入海。陸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為吳地記其璞。改易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三江之說。當以

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為九道。應劭遂以為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為在尋陽縣南。皆東合於大江。而以東陵為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淮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十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於彭澤。所謂至於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洛水。洛

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巴漾過三澗。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為九道。則經雷云。指為九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猷。二白蜺。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盪。七麩。八沙提。九廩。為之。或百里。或五千里。始於鄂陵。而會於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頊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茵州之名。五洲即蜺。而三里即猷也。尋陽記則以為一鳥。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猷。六源。七廩。八提。九茵源。或作浮鳥土。一作烏白。水經

書疏莊子義等。注注皆引為正。晁百揆以為方俗所
名。按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
番志云。江自鄖陵分派為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只
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
烏。七感。八蚌。曲折為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聚
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
即為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據。安國言為
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鑿張頊元賈耽名而不同。蓋

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為今洞
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東陵之間自有沈漸元
辰叙酉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於江。山海經云
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為洞庭山。故
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為揚
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
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為
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及

孫月峯曰
在太史公
時九江古
蹟已不可
考况其每
下安得不
訛訛以承

英布為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為九江郡。劉歆以
為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為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
山觀禹迄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
說者知尋陽為九江爾。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南濱
官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
皆率然之說爾。太康地記以為湖漢元水入彭蠡者。
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遼隔矣。

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洹
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外至千六期。又北游於大野。同游於大野。入于海。

辨充濟

予既證三江而充濟截河之說古今未抵。夏書充水

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

知也。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溫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溢。充濟二郡。正以是

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

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充出王

屋入河。始釐為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革鄭樵輩

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護。截河南度。而以水

經依取禹貢為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於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充濟自温入河。泲地南出為滎澤。又泲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漯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莘縣北。此水非濟水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渡滎水汨出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流石門。謂之滎口。滎澤在今滎澤縣北四十里。謂濟南謂名為出不審。是一菽也。佑說河南之濟。便禹所命。或

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各又奚必泲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親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渡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此濟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泲行達滎。陽而遂溢為滎。爾今之歷下等處。叢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

楊升菴曰
想入奇勝
言君子格
物之效必
如此談亦

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
重故治淤濁逸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
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熱涇渭分
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
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
此下有脫文充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為蒙之
上當更有道浣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
誤此書生之笠疾也林之奇以為漢入江濟入河皆

按弱水旋
折雖毛羽
必沉黑水
染足涉者

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
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霸水金鐵皆漏庭州灞水
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輒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水流
下如飴亦然服之冕毛落而仙曰駝渴去屯煌二萬
里道安西域記云石駝鄜延之境
弱其國有婆羅門守視鄜延之境
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水際河石間與泉雜出
以維尾裏之乃采入金似淳漆然之如麻烟甚濃重
沈括取掃為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石炭烟
亦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
似洛陽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悉唐制角西海島間出如
皆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塗木上象至脂而黑金鐵承
輒不去昆崙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至
畔怯腐手羅

余命卷之十

其色入層

門有畔茶怯水出山石坎中七色或冷或熱能消金石草木手採出腐取以駝骨石人守之謂之無幾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息壤

洪水滔天骸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山海經云帝怒

山息生之土長而不窮

如出入息息肉息幾息嬾云者故有息石

免息石詩序在江陵莊嚴寺或云韞玉

漢元帝時臨滁地涌六里崇二

丈所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章如馳道狀盖息

壤也江陵之壤鑠鎮水旱

江陵面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

之一名輒復如故在昔傳為息壤牛馬騰踐或死

昔高後誨鎮渚宮出經其

處萬勝門外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

各史

徐命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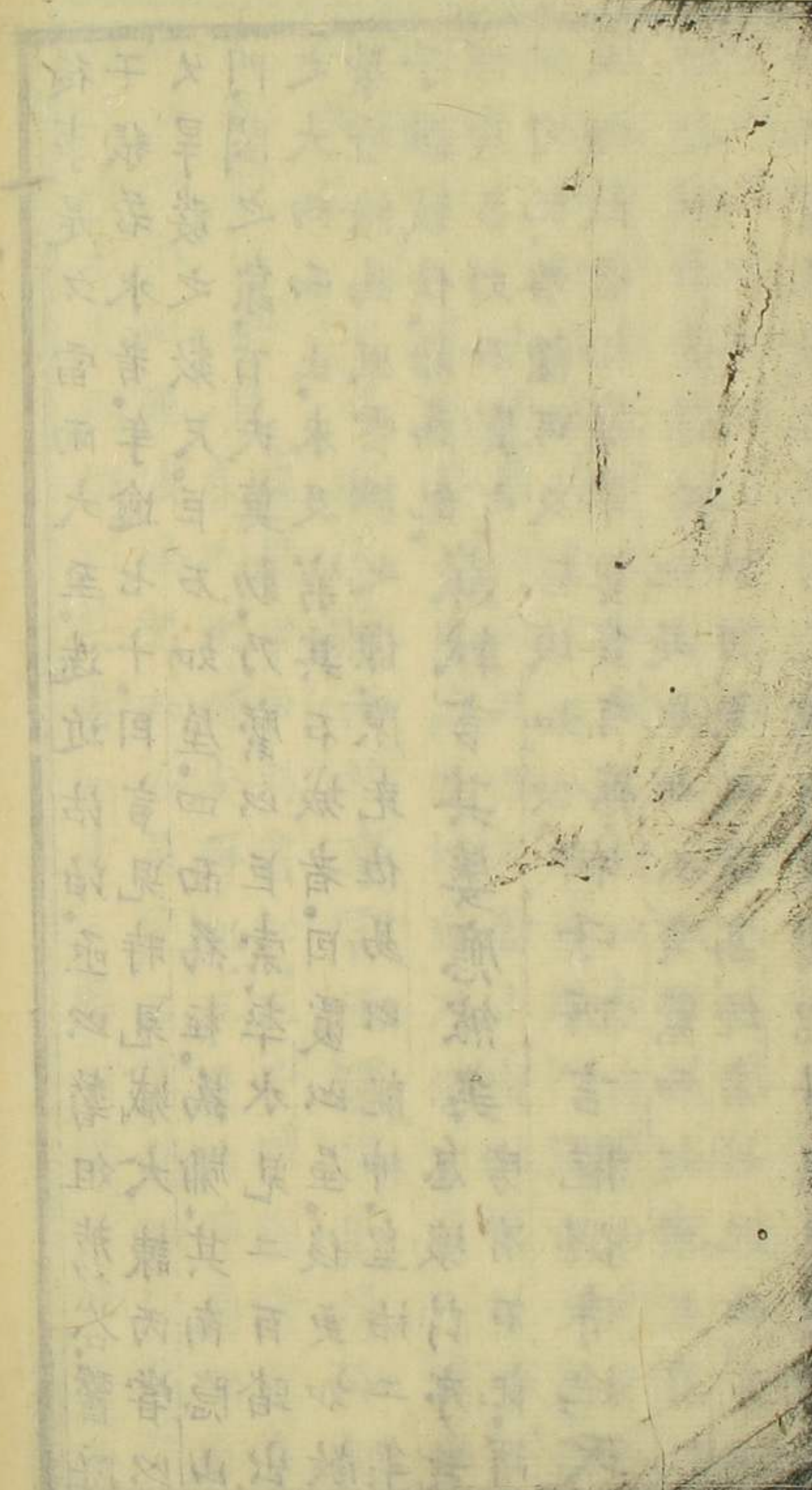
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蓋
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之事也。元和初裴宙鎮荆掘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緘命徒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魚之復會歐猷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閭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寅始驚歎昔人所填後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猷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亦見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記江陵志

之貽救留者焉。慶曆甲申尚書郎王子融蒞渚官自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而石屋詹且露請掘取驗雖致水珍亦足為快曰其畚鍤真土數百擔以備俟且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亟以馨俎薦谷醫博干張若水者年逾七十曰言見時見臧大諫丙嘗以久旱巖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為柱為牖其南隱山門闔之象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率水兒二百踏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者曰覆以屋後更如敞擊壇繪為風雷佛之像陳堯佐易以能神皇祐二年子融致仕始為記蘇軾言其屢應然矣息壤詩序云俾漕呂刻石寘之蘇軾言其屢應然矣又頗致雷雨歲早屢發有應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天地之間自多有此記是永州云負甃而起者天有然骸以堙水殛禹渡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後禡也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以生上封之意有後泄者

余論卷之十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怨。禹仲而笑曰。受命於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死歸也。奈何憂邪。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蜺。蜺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云南省方濟江而黃龍負文人砧表注人多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巢者。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即桑欽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



在洲北。其南有部駕口。宋景早二年。太祖入奉皇統。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至都即立。蓋興帝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云。二龍掉尾而去。禹使迹之。入此穴。寰宇記亦云。巴陵夏口浦。郡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未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與趙正并勝之
未曰主卦出或命出江書不同蓋新開之異必在
此六之黃萬乃主神出或開出又必之辨如常其

十日

古今通占鏡云眾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
不行二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
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
四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
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
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
出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

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闔。三日乃沒。夫天
有十日。居於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
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若有失道。則兩日並闔。三
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温
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鳥。夏桀之
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
故攷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
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

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從太祖出師。見日上
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繇此
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
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
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為突厥頡利之
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為中國之占。頡利云頡利哉。

天門

築遷於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築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羊腸即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

各

卷之十

天門
天門在澤之晉城
太行之上
天井關也
地志言在高都
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
今謂之百巖
可容百家
關在井北
故又曰百家
戰國策謂築之居左天門之險
右天溪之阨是矣
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
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而湯伐之
羊腸即五行山
昔武王欲築居五行
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

食言
二十
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為能持滿故。
袁子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
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

河圖括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
西北是。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路史餘論卷十 終

